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意伯文集卷八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秦鴻甲

誠意伯文集卷七

明 劉基 撰

覆瓿集七

序

贈奕棋相子先序

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君子遊焉博其理也其不在此科者士弗尚吾獨於碁乎有取蓋碁末伎也而有用兵之

道可以通人之智知緩急存亡進退取舍有乘機應變攻守之法避實擊虛投間抵隙兼弱取亂之道無所不備吾嘗讀孫子十三篇而知古人制敵之術意奕碁必出於兵家教戰者所製非其他娛目悅耳者比其所以不得附於六藝者以其為兵也夫兵君子慎言之而可以教乎哉宜其在六者之外也自天下為戰國而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徒公然以兵為教於是學戰陣者不必寓於物以求之而碁遂為娛樂之具而精其數者亦

日用而不知耳陶士衡以周物之智不違纎芥而不喜人為碁當時僚佐實不知其可以達於兵而徒為費時亂日使有知及此者以告士衡士衡當教人為之不必投其具於江中矣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貴能推其類也故觀水而知學觀耨田而知治國善推之而已矣是故無用之伎也旁通之可以措大事吾於此而知智者之不死也相生子先兄弟皆精於碁人無與敵焉吾每惜其用心之專而懼其無益於用也故原夫制作之

本意以語之方今寇盜竊發武夫環視如林無或能出一謀發一慮生能甚之策乎使不曠日縻粟以憂農民不亦偉哉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其為愚一也故有捐貲產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福者非徒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凡若此者蓋不可一二數也若海寧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於人乎賈氏為

海寧大家而希賢益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貧不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田招名儒以為師俾鄉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来學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賈氏嗚呼可謂積而能散散而得其道者矣今天下學校責在守令往往不暇顧而視為文具至考滿不能備六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則令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得賈氏以為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於學彼為守令者從而収其功則不惟有功於其州之人而為

之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為利豈不愽哉使人人效之而不見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十有五日沙班子中来言曰吾居杭有年矣杭於江南視他郡為大民多而儒少豈教育之未至乎吾嘗得隙地於慶遠安撫沙公顧築室以為義學招子弟以教而土木樹築之資無所出可若何余聞而笑曰方今天下郡縣無不有學名山古蹟又有書

院咸設學官杭之城郡縣學及書院凡四處生徒蟻集省憲臨焉又何俟於子之室乎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為子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子請為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為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篤其敬也見惡則違見善則隨敦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慤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閑其

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仁以輔德也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內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幹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令之學主以文墨為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廪粟之外無他用心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為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

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於今庶其或垂於後予聞而壯之書其言以為序予聞江浙之間多富而好禮者有與予中同志尚能為予中成之

送伊克紐爾明德江浙府總官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為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於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羣構而排去之獄訟興滅悉自其喜怒有訴於官

非其徒為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
避號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
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
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伊克紐爾公獲
選為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决者
皆笳鼓之徒為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為
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
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迹退散農民入城

市相謂曰徵經歴我與爾敢来此乎子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歳乃識公於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獨籍籍予又為大喜至正已丑公為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為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夘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割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烏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松栢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兮遇當有時因

相顧大笑賦詩為別而劉基序焉

章秀才觀海集序

桐江章正則好學能詩文名其集曰觀海子覧而大其志夫志道之正也立乎其大而小者不遺焉斯得之矣是故天下惟海為大求其大而不於海非知大者也故錡釜之型不鑄鼎鬲藿菽之實不生松栢無他先居乎其小也是故知海斯知學矣今夫海之為物浮天地納日月汗漫八極人見其大也曷致哉鯨龍鰕蟹無不有

也江河溝瀆無不汲也動之不知其所為流之不知其所歸變幻倏忽杳冥莫測觀海者知海之所以大乎則其造也不可量矣子既嘉章子之志故為序以勉之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至正辛卯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來致其友賈希賢之言曰海寧瀕海為斥鹵地民勤而貧吏肆而嚚積有日矣自我知州張侯来鄉不見吏卒易其業田疇屢豐旅稌不札庭不宿訟囚無留獄租賦時集不索不用譁訐

之聲化為弦誦大民儒儒小民愉愉朝出暮歸謳歌滿途三歲之間洋洋乎里閭不知時節之我徂今且代去欲留之不可得也請為言以餞之予聞而嘆曰美哉張侯令之為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鮮矣哉居於位則畏其威且滿則相視如途人甚則排而去之惟恐其弗亟也間有欲之者非素所暱愛則為卒若吏於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為民也官為父母民為子為父母而使其子不我愛亦獨何哉故善為官者猶農夫之善為田

也嘉穀以為親稂莠以為讎是故獲乎吏卒者必不獲乎民獲乎强暴者必不獲乎善人今張侯能使民惜其去而希賢又為善士興義學以淑鄉里其所慕尤不茍仲尼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張侯有焉予雅知劉君其言必信而有徵也是為序

槐陰讀書圖序

槐陰讀書圖者嘉興吴仲圭所為姑蘇王行道作也王氏之先有植三槐於庭而期其後必為三公者後果如

其言為宋賢相今仲圭之作此也其將勗行道以力學而履前人之發也乎夫盛德大業有志者成之聖賢與我皆人也企斯及之矣故與人交必常有所勗者朋友之盛心也觀聽動息凡有所接必使可以有所警者進脩之善道也然則斯圖豈玩好之云乎雖然吾願益有以勗之夫王氏之先所以致位宰相者抑由乎槐耶非與植柏於大别而冀似禹求南國之棠而憩焉曰吾以繼名伯也可乎哉晉公之行事載在史官若三槐者蘇

子所謂德之符也思其人象其徳今之槐猶昔之槐也不然彼園之檀其下維穀而已矣吾子爲之使後人之慕此圖如今人之慕三槐則偉矣於是乎言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

國家憐黔首之未寧乃大選守令以熙庶績非名實素聞於上下者弗任且以六事考覈其殿最責至重也東平尹希善由餘杭主簿江浙行省掾吏遂昌宣城縣尹温台海道千戶皆能其職故得舉爲海寧知州將之官

相與交游者咸為詩以餞之而屬其序於予予惟今之人類多喜諛心竊非之夫求言於人而得諛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不恭莫大焉故願獻其規而不以頌今天下乂安而盜賊姦宄竊發不禁何哉為守令者非其人耳天子有民不能徧治故托之守令故守令謂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為之豐其水草適其寢訛去其瘯蠡驅其豺狼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

也苛征橫斂民瘯蠡也虎狼不屏瘯蠡日生寢訛失時
水草乏絶則亦日就死亡而已矣惡在其為牧也夫好
安樂而惡憂患人情同之盜賊之刑自死而族人豈願
為之哉必有大不得已然後寧蹈不測以苟旦夕之命
誠能順而撫之吾未見其弗寧也海寧為瀕海邑民勞
而貧久矣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於今之時
抑亦可以謂之易而非難矣行矣尹侯國家之寄朋友
之祝百姓之望皆於是乎在他日惠政之碑又當為君

書也

送柯上人遠游詩序

古之人有違其家而游四方者何哉孔孟志於道儀秦志於利司馬子長志於文其所志不同而欲行其志也則同墨子之道異乎聖人而走不黔突無亦欲以其所得乎師者傳之於人與是皆有所為而為也浮屠柯上人者予之同邑人也客游於淨慈淨慈之主者舉以任其寺之事善焉於是羣寺之闐上人名者競舉以為其

住持上其名於宣政院會他僧有以賄求住持者事聞院官院官怒併其餘悉罷之上人遂拂衣游金陵且泝大江觀衡湘陵巴漢眄秦隴北覲天都至於五臺略恒碣而歸將行過余求言焉夫上人方外人也固不以利役其身而為文又非所嗜好抑將學孔孟與則上人墨氏徒也今浮屠之道大行於世金碧焜耀彌天下貝葉之書家畜而人誦之不必走四方以施教則又異乎墨子者矣予又何言以贈之哉予蓋因是而重有所感矣

今之為士者欲游四方行李之往来豐則患於盜賊約則患於資粮之乏裘馬之敝當何所取給哉獨浮屠以其徒為一體所至則如歸焉窮山際海何往而不可也然則上人之游維其時矣予學孔氏者也不能作浮屠語故以是為贈云

△竹川上人集韻序

昔邵子以音聲窮天地事物之變莫能逃其情焉邵子没雖有書不得其傳故有能言而莫精其義者則於聲

之輕重清濁且不能辨尚何望其造前人之微妙也哉余初來杭時識竹川上人於祥符戒壇寺見其為歌詩清越有理致遂相與往來因語及聲音之學而出其所為書則集凡天下之音聲比其開發收閉之類而各使相從凡有聲而無字者咸切而註之審音以知字因母以識子如指其掌也予問之曰師其精於邵子之術乎則笑而不應余嘗思浮屠氏離世絶俗而自外乎人羣以為高也近世之業之者異焉以浮屠居其身而其營

營汲汲每生死利欲殆有甚於俗之人盖舉天下皆若是矣今上人為浮屠而志於儒不泯於流俗而著書以為樂年已老而愈不倦是豈可以常人目之哉自古有避世之士非一途矣晨門荷蕢偶耕賣藥亦各隨其所處以求其志若上人者其避世之徒與其書之藴予不能知而其人則予深知之矣是為序

送常山縣達嚕噶齊樂九成之官序

至正辛夘秋八月予卧病浙江之濵友人李宗表来言

曰樂君九成者蒙古人也舊學於胄監受業富珠哩子翬先生其質粹而温其行果而毅其學博而知要彬彬乎可象也弱冠以世胄入官監黄州之麻城縣有聲故又以令舉監衢之常山縣僕忝以文學薦為教官需次常山期且及矣而得若人焉與之俱其庶乎樂君今將行請一言以贈之余聞而喜曰果若是常山其庶幾乎古之人以政弼教教與政不相違而其效皆歸於化民為善後之教主於教官而有司專乎政於是事不相資

功不以相及也儒與民為二各志其志各業其業雖使契為學官其所及亦有數矣由是民無定嚮訟獄煩多盜賊滋熾有司受其咎而教官為冗職則亦有由然焉至今天子始以六事責郡縣以興舉學校為之先務慮審也奈何政教之官不巧於相值而所謂能其職者大抵不過絢土木備課講以應故事而已矣於化民何有哉今宗表良教官也而得良有司焉同德相符同心相濟教者道之政者齊之教者培之政者翼之霜飛而鍾

應雲沛而雨集將見德禮之化流動浹洽而遠近皆取法矣嗚呼二君其俱㝡哉吾當拭目以觀之也

全嬰堂序

術有可以寓道者其醫乎夫濟人利物無位者不能焉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茍志於斯使惻隱之心恒存而不死豈非為仁之機括耶故術之近道者莫如醫醫之為功昭晰不昧故於術為難至於嬰兒之醫則難乎又難矣是故古人語治天下曰如保赤子夫赤子無知疾

病痛痒飢飽寒煖一聽於人而不能告死生存亡無所歸咎天下之難保者孰有甚於赤子哉故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不可以鹵莽虛偽為也嗚呼治天下者果能存是心乎吾不得而知也得見善醫者亦可以自慰矣武林忻生儒者也而工為醫以全嬰名其堂先難也夫以儒為醫固當與常醫殊他日達而用於時則又舉其為醫之心而措之豈曰小補云乎哉

鄭士亨東游集序

余始與豫章鄭士亨遇於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為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為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於人而自以為賢於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為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卒其友聞正集而刻之於梓求予為序

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閟其璞謂卞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為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子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於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於流俗以為之傳也於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予言照玄上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於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縣崖凛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於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於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也情發於中而形

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於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為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為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為玉為石惛惛怓怓此倡彼和

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檟自古以及於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為伯樂匠石也故為序其端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

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為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己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己則諱見不若己則肆藻於外不求於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柔柔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為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

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勾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為助於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廼命酒以别而為之言曰古人之為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況於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實不栗築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

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未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𦐂遊子之吟則不必為君歌也

悦茂堂詩序 并詩

悦茂堂者會稽旌教寺學庭上人之所居室也上人性好菊故種菊環其居取菊譜之語名之曰悦茂或曰謂其以菊之茂而為悦也或曰非也悦茂在菊不在人上人將於是乎觀物焉豈惟菊哉凡物悦則茂得其性也不悦則不茂不得其性也故悦者茂之藏茂者悦之著

譬之於人憂愁結於心而病生焉及其著也髮焦而齒黄色黯而形枯其不茂也可知矣故翬翟天下之文禽也朱冠而彩翰章章焉及其縶于籠中則慘然而不怡泯泯然如死灰非涅而昏之也不得其性焉耳是故人不得其性則痛鳥獸不得其性則瘏草木不得其性則萎以枯故茂物有道悦之而已矣悦之有道使之得其性而已矣敢問使之得其性有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上人之藝菊也其種也以時其溉也有節其愛之也如

慈母之於子也燥則滋之淤則清之瘠則肥之扤則培之欹則扶之翳則疏之暵則陰之誅其草茅戮其蟦蝎驅其雀鼠蛛絲蟻壤無所侵也於是乎春而萌夏而葉秋而華濯濯蓁蓁薿薿英英見其生而榮而不知其所以生如斯而已耳或以語於子子曰有是哉是道也后稷之所以教民稼也上人其果有見於此耶而獨於此物者何耶嗚呼使世之為人牧者懷其民如上人之懷其菊也天下其永安哉因為之詩曰

治圃如治國養卉如養民羲農契此理立法詒後人五帝曁三王繼世稱至仁聚欲去其惡不使傷和淳所以覆載間物物熈陽春動植蜚走輩生長咸及辰周轍逝東邁此意久沉淪誅求與剝削浩蕩無涯津高堂一笑粲白屋千眉顰誰見田里間悲啼雜吟呻本根不自固枝葉何由伸感來為爾歌哀音入蒼旻安得觀風者達之於紫宸

送張山長序

稽山書院山長張君用中受代將歸友生具酒肴祖送越西門外酒半有執爵而言曰行者必以贐古之道也故老子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是故詩有崧髙烝民繾綣激切情意懇至是盖温如春陽馥如蘭茝而重於南金夜光之遺贈也張君以茂才舉為文學官居其職三年教行而道尊人無間言今以代去而所與游者又莫非文學士而無言以送之庸非缺乎衆應曰諾於是命楮筆各為歌詩俾余序焉余觀詩人之有

作也大抵主於風諭蓋欲使聞者有所感動而以興其懿德非徒為誦美也故崇獎之言冀其有所勸而加勉示事之告願其有所儆而加詳也然後言非空言而言之者為直為諒為輔仁為交相助而有益而聞譽達於天下而言與人相為不朽不亦偉哉今諸君之詩則皆既肆好矣復何以尚之哉方今教學之官為職甚卑而其出身為甚正非他岐比也由是而躋大官位宰輔者非一人矣張君年方壯氣方盛學方進而業方隆也稍

雲之木起於勾芒冲天之翰發於遵渚由是而之焉仲山甫申伯之地位不難造矣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他日仲山甫申伯之德業吾於張君深有望焉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余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於其有年矣雖翫賞日至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

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為歌詩以為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為韻命探丸信所得為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余讓弗獲乃為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既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為和也不流而為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賛而美之也余嘗見世俗之為宴集大率以聲色為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驩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既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諠

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羣則憤憤然見於色形於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鬭爭以為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絶之也而世方以是為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攄幽深之抱懽情既暢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椒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

龍之出濵滓提如拔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蓍之莖靈龜之蔭之以之藉豕則茨蔹之不如矣蒼筤之實鳳皇食之以之豢牛則菅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懸絶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為之詩復冠以序焉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栢觀詩序并詩

别峰上人既住寳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廢咸理乃

重建槃翠之軒以游息四方之文學士於是叢林之望益重而龜山之勝為於越冠華裾藻佩篇翰交錯濟濟翼翼彬彬如也至正甲午子來會稽因得與羣士大夫為寶林之遊而賦詩倡和無虛日焉夏四月癸丑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峰上人告將歸桐栢觀適余與所遊客皆在上人遂分韻為歌詩以送道士詩成屬子序子嘗見世俗以儒與僧道為三教謂當各道其道各志其志言不得同詞行不得同蹈衣服不得同制度也今於

是乎相從遊而贈以詩何獨異乎人之言耶蓋吾徒之所以與上人遊者非欲求其道也上人能賦詩而樂賢士寺之勝足以資吾遊道士又遠來見吾徒而欣慕焉吾安得而拒之三王世遠天下之為民者不易矣懷才抱志之士遺其身於方外以遠害而離尤豈得已哉予既從上人之請而為之詩復為序焉詩曰得會字

道士張玄中年少氣方銳從師桐柏宮餌木吹松檜黃冠紫芝衣赤舄青組帶翩翩辭故居汗漫游方外北窮燕幽

地南盡越吳會泛海超東溟尋河極西兊驚霆宵砰軋濛霧晝晦溘淒淒風薄裳洩洩雲擁蓋追龍入醫閭訪鶴凌岱泰蟠桃花未實火棗葉始抜蠶梁沒溟涬颺吹杳茫昧波馳羲和輪電掣纖阿軑悠悠雀雉化渺渺蟬蛇蜕愴怳寤往圖飄飄返旌旆振衣赤城岑漱齒白鶴瀨餐赮鍊精魂洗髓去埃壒晨朝王宸高夜醮金景瞌偓佺授寶訣列缺助禳禬采芝麋鹿引燒藥龍虎會扶桑倒景長建木盤根大巖花春蒙茸澗草秋馣馤山輝

月娟娟瀑落石磕磕息心觀羣動清耳聞衆籟寥虛琪樹明幕靜鸞羽翽枸狗藤蔓潛松苓免絲奮我欲往從之逍遥解沉昧風塵正鬱敳原野塞戈祓盜賊熾炎火平人走狼狽湮淪海底珠黯淡日中沫憂深杞國天下瀆文仲蔡撫事生悲傷懷古增感慨上人曇彥孫龍象雄梵貝道殊心靡它誼合情自最飛書邀應真擺落留稾簷淒涼念吾儕漂泊累蹤羈短草憖未工浪跡誰倚賴高歌向冥漠安得躬畎澮

贈醫學録江仲謙序

或稱良醫之用藥猶良將之用兵其信然哉人之死生倚於醫國之存亡倚於將反掌之間吉凶分焉不得其良而用之是以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投其兵於敵而敵失其所禦良醫投其藥於病而疾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知之用之有舛則殺病之藥不於病而於其人殺敵之兵不於敵而於其國可不慎哉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而得良將天下之幸無

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於此者以之並言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於其郡甲午之歲余挈家來紹興紹興地卑濕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疾病相連屬不絶延仲謙診之劑所投無不愈由是倚仲謙以為安而信其以良稱不虚矣方余家人之疾也仲謙來視曰某當某日愈某當變某疾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有所餽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充國論邊事無不如其先言魏公子救邯鄲於垂亡而却不受賞古今

所稱以為賢今以仲謙觀之良醫之與良將其用心真有不期而脗合者良可駭也剡溪姚古道從師於越得疾焉遇仲謙而愈仲謙又不取餽謝郡士之與古道交者多賦詩以美仲謙而予又為知仲謙者故為序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

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戹窮而在下顔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為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

而萬形成於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蠃硊瞧溫風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王原章詩集序

余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悃悃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為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為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

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者俱為清虛浮靡以吟鶯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抉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為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於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

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為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為軌範而自私以為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謗詩逮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討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

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交而已矣故元禮之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人人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於天下者何耶當是時天下之想望二公不啻如麒麟鳳凰而二公亦直以天下之模楷自任其明如鑒其直如弦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之照人莫不知之也故士之

中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劔之遇薛燭如楩楠松柏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價不衒而自定矣別峰上人為予言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史從監郡九十子陽公治戎江東子陽公甚敬重之有謀畫悉與計議多所弘益及公還紹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今將歸請為言以餞之予居王氏南園時希賢嘗来訪余一識面不能頻數接話言惟是子陽公之政事日下於民門庭無私謁左右無私人則予所目見為有徵也子濯孺子曰

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希賢吾當以此論之

若上人文集序

世謂山水之佳有以助人之才發人之奇是故名山勝地必有文人秀士出乎其間今天下之名山勝地大率多浮屠居之固當獨獲其助以發其奇而又不能多見者何哉桐江之顯以子陵彭澤之著以元亮黃溪西山無柳子為之刺史吾知其泯沒而無聞矣抑山水之有

助於人乎將人有助於山水也雲門若耶以名勝聞天下自道猷上人至於今且千載中間若智永惠欣之字靈一靈徹之詩彰名於世僅數人焉抑山水之助蓋自有限而不能皆也耶皇元混一宇宙文物之盛追配隆古於是斷江浮休二上人相繼出焉文人秀士欲為雲門之遊者多為二上人往上人或不在山則為遊者亦鮮抑又何耶予於古人詩篇中聞雲門山水之美又於學士大夫間聞二上人之名甚久思一往弗得今年始

至其所而斷江死矣浮休年近八十而神氣完固操筆為文章益壯健與客談古今論道理終日歷歷不倦名固不虛得哉上人有詩文若干卷弟子友奎所集而翰林學士黄公為之序其於釋氏之學自得深造無容言矣至其所為詩莫不古雅峻潔而有奇氣嗚呼上人於雲門山水可謂有光而弗忝於前人矣於是乎序上人名允若字季衡浮休子者其自號也

贈宣使王民則詩序

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夫使者所以宣德敷令通壅迪滯以孚上下之心達遠近之情故有專對而不失主意專行而不戾主命使人見其使而知其主之善夫是之謂使乎今之宣使將省府之號令以旁達於所屬雖具有文檄然必其事之重且急者乃命宣使將之為其有斟酌權變文檄不能悉也故宣使之出實代省官行事受言以往如省官之自行是故所屬莫不敬畏奉承之不暇奈何才智不同則有因人之敬畏

奉承而逞以行其私者恃勢弄權無所不為徇毫毛之利以買山岳之怨使天下之人輕視藩閫歸咎大臣辱莫大焉而尚可以言使乎哉近者寇盜蠭起大軍四出進討凡弓矢兵甲之須多取給於江浙故令屬路分辦而每路以宣使一人督之王君民則實来給興悉錐去故習禁吏胥無得科斂日飲食依條格取給於館驛其外毫髪無所需所造器物惟務中度其他事毫髪無所與故如期畢事而民不擾人咸德之且曰使受命於省

府以出者人人如王君大臣之膏澤其有不下於民者哉天下之民其有含怒蓄憤於其有司者哉嗚呼王君可謂不辱省府之命而得為使之道矣於是乎序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遠矣故烝民所以餞山甫崧高所以贈申伯皆褒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勲業非若後世傷離悼别留連杯酒以抒其兒女子之情態也括舊多賢士大夫今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啟沃振勵

不為無益告矣是詩之編庸可忽哉章君佐石末公拯臨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寇鎮守寶定招撫松陽遂昌咸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不辭有德行者固如是哉今君又奉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章君之桑梓里也往歲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威福建章君實與有力今此行也將見簞食壺漿之塞道左垂髫戴白之滿車下章君將日不暇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勉哉大丈夫生長草茅當平世不務進及遇變故則挺

身以為國寄一方赤子命不亦偉哉勉哉章君昔者王司空温河陽皆自藩幕達於王朝垂名竹帛矧今天下多故章君已試有效者哉吾見勲業自此升矣於是乎言

贈陳伯光詩序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於梧者也梧故多良醫而伯光為能世其祖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葢其傳之也遠而試之也詳其可信而無惑也宜矣往歲伯光徵

予文子時迫戎事不克應所請今至栝伯光又来予乃問之曰昔者神農嘗草木虫魚玉石酌其酸苦辛醎以辨燥濕寒温披陳其性情表章其好惡定為君臣佐使秩以九等命之曰藥黄帝岐伯著為經書難疑答問以闡神用醫之為教不亦大彰明矣乎岐伯既没則有若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思邈之流莫不能籖弄化機竊用五材出没鬼神造法立方轉移陰陽皆可以血氣朽骨生色腐肉制人命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

伯光愀然歎曰君何莫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習遷事與時殊昔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道故道成而功日彰今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食故智昏而道與窮若是非一日矣且夫三才一理治道無二天地將病祲祥豫形人身將病氣色先徵病之將至其幾乃萌防微遏幾百病不生幾動形見力倍功半知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醫乎堯舜之為天下亦不外矣乎宜其昔有而今亡也予甚韙其言因序而繼以詩曰

岐跗不世出人病莫能治伊周不世出國病莫能醫豈無龍宮方可以完支離桓侯彊自用扁鵲乃見疑去去仙都山中有术與芝服食煉精魄海上從安期

季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真可以式後學傳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予與山甫生同郡自少相友善山甫實長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予以年少忝科第山甫乃屢試不偶庸非時命也耶予

自丙子之歲宦游他方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留意舉業未暇及古文也乃今年復會於括而獲覩山甫所為詩文銘記論賛序説莫不彬彬濟濟方駕古人下視場屋組綴之文不啻如麒麟鳳凰之於鷃雀鼪鼠也盖其學問之功益勤而真積之力愈久如水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蕃烏得以淺近窺測之哉嗚呼嶧陽之桐泗濵之石排風霜而齧濤浪不知其幾年矣然後絙之以絲繩度之以規矩

登之清廟則可以交于上下神祇天將成其材必先苦之理則然也昔人有以木鑽穿石槃者晝夜不已卒得丹以為僊今山甫年愈加而志愈謙學愈不倦宜其業日隆而名日著也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後之來者其尚以山甫為法焉

項伯高詩序

言生於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

是故春鳥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乎子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闇見其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於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疑氷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

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遥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莫乂項君雖不用於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為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者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為和平閒暇乎否

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集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以人心之出入無時苟不至於聖人不惑之地則不有以收係而拘止之鮮不飄揺汗漫而無所不之矣故以博奕為賢乎已厥旨微哉呂君周臣由吏員累月日至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而作詩有詠史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有餘首皆意足而語到予甞見今世之從事於公門者

進則慕權利以相夸退則交結勢要談官府是非勾引俗事以致人之慕己以肥其家未有能兀兀獨處而留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蓽門陋巷為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衒盖有得於寡欲養心之道者予故喜而為之序焉

跋

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

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摇也則怪而問於老成吏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茍無其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太息曰茍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

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黄先生所叙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廵歴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凥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宄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於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於階視其几塵積於牘徐而訪於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彊梁横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

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與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於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拗而為鬬殺激而為盜賊鬱而為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於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怵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説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没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譁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

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説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與人必有母將舍

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呴呴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恒勿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

為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悟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於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茍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為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

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鄰訐與直相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為之者楊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為之者鄉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為善之名豈易當哉

且題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非衒外以為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於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為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為徒求言者為妄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為醫且美其不屑為吏予獨謂此無足怪者虎豹鷹鸇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蟲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為二道活人以為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己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為醫者業必喪以醫之心為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為吏也哉雖然今之

以醫道為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為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書為善堂卷後

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名其居之堂曰為善君卒子宣奉其母夫人之命祠君于堂而服膺為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于建城城南又奉母航海至于補陀落伽之山以求所謂大士真儀者將以廣為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為之記文獻之士為之言者不少而子宣之

求言於四方未已也吾固有以知其心矣夫人志於道而未獲所向故願就有道而正焉是其好學篤行之誠積于中而見乎外也正宜因其憤悱而啓發之惜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者縷縷焉宜其不足乎心而求之不置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昔宋人有好玉者得燕石焉以為玉而寶之革匱十重緹巾什襲周客見而笑之夫好玉則誠好玉矣而未為知玉也故不免為識者所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道載在方冊其所言皆善言也其所行皆善行也天下之善莫能外之矣舍是而他求焉惑也夫人之所食以生者五穀也今有厭五穀而不食則必求夫爽口螫吻之味而食之則不戕其生者鮮矣故聖人之道五穀也異端之道爽口螫吻之味也聖人之道求諸日用之常異端之道必索隱以行怪其勢不並立也是故欲求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適燕先舉轅而指北然後訪而取途則無倒行之悔矣故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恐其

不知孰為善孰為不善也故以堯舜的之知所在矣又必有至之之道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必請其目如是而後可以言為善矣擇之而不得其正為之而不知其方心與事相違而德與言不相類宜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問焉而不告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子宣觀其求之廣而知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書紹興府達嚕噶齊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
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陬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峰師
有文行且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
章師又自浙西来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
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為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
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賛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
分韻俾為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為序其意予聞國風
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為作詩者之意故怨而

為碩鼠北風思而為黍苗甘棠美而為淇澳緇衣油油然感生于中而形為言其謗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嚶嚶之音生於春而惻惻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卿大夫之耳可瞶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始来越是時浙東六郡皆警于盜惟越為無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凶人恐不

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腋予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往在婺女有惠愛孚於民予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為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為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於淇奥緇衣之後焉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彦羅索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絶不必

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躭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書申屠子迪毀曹操廟像文後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法誅既死之姦回著之方冊萬世而下昭如日星舉而行之不

待教命志於惡者能無懼乎哉曹操挾王以令天下屠戮忠良以及王母卒盜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瀦焉人紀立矣世衰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伐賊之師為入寇者嗟乎悲夫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夷陵之祠悖理傷教歷千百年而無人為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其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言能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楊墨之道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聖賢且痛絶之而況於身

親為之者哉言空言也猶有大功而況於見諸行事之毅然者哉嗚呼後世復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徒吾不信也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温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誠意伯文集卷七

誠意伯文集卷八

明 劉基 撰

覆瓿集八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

善者不必福為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為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為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為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

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於氣乎曰否天之質芒芒然氣也而理為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淫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為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為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為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蛲蛔生於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

則天果聽於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甞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始皇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為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禄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禄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

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為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嘘動息啟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

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為暴風鬱而為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抝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濫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瘧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為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

闕

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

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孫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懆而陽和磨牙吮血朘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逭於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天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

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

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為也忽而形倏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於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旣為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醫說贈馬復初

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神農黃帝皆身為之其果然乎儒者疑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夫耕后稷實親為之豈以是為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不止於耕教之者有其官業之者有其人則堯舜之憂不在耕而有大焉者此孟子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蠢蠢焉聖人出而後異於物於是垂衣裳造書契作為舟車網罟弧矢杵臼之器載在易經不可

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為之而況於醫乎辨陰陽於毫毛決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網罟弧矢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黄帝無疑也聖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莫非道也故天之大也分而為日月為星為雲為雨為雪為霜為露莫非天也而後各形其形焉地之廣也結而為山融而為川生而為草為木為石為玉為金銀銅鐵為五穀莫非地也而後各形其形焉故見其形而不知其

出之原非知道者也是故知醫之不爲以盡聖而不知其爲聖之事非知聖者也今有酌海于盃曰海也人皆知其不可也而謂之非海出也可乎哉天下之術多矣惟醫以救死扶生爲功效故志之者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而於道爲有益至於節嗜欲調陰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脉其爲道也引而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復初以醫藥從左丞特哩特穆爾公招輯海寇其爲人也粹而温其於術也精

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知也作醫說以贈之

師子圖說

狻猊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為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為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為獸所食鮮矣哉

解

拙逸解

建業冷繼先以拙逸自名徵予言作拙逸解以遺之其詞曰

濩落先生蓬廬蓽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發口食已則臥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為拙莫之與往来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騂騏駱困於枳枸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矍然而起無能取於其塗窺垝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

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地抱智含仁挺為物先出類超羣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為民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倫乃棐乃翼以臣以鄰公侯伯子岳牧師長下逮百工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於時吁嗟先生獨何為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答公子趨翼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蜚則沖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

禮宵坐肆樂射御星歴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為公為卿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擊鐘銀鞍金絡執鞭以俟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賔客非僕不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於巖廊之上吾

頗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咍仰而歎睢盱却立而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𣏮不可以樹墻王良不强駑駘以驂服而匠石不責樸樕以棟梁公子過矣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諺有之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鵲拮据鳲鳩養雛倉鷹搏鹿螻螘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煖席墨却雲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燋於先知渾沌死於鑿竅原伯魯不獲承祀

而沈竈產鼃之難亦不與焉巧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甸之氓皡皡熙熙文王即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氓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役於予心無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臥順天之生而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文

送窮文

余夢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亂目兮其音若呻跳踉眣冶兮若遠而親欻往砉来兮忽笑以顰覺而异之乃具糗芳潔豆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褎然啟櫝拂著寂沕而筮之遇困之兑其繇曰困于揄穴中有狐舉趾躡胡毀踵及顱其泣嬰如惢睢臛睽孔隙以窺如垢如脂彳亍追隨求速得遲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

鬼也其為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遺之窮不可當載祓載禳遣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茍然矣遣之何居郭子曰子第為之所我請為子逐之余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八牕洞朗䆜以虛陜蘁兔頡有圖書虀葅糲食菽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阻步趨左有鬱壘右有荼葦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濟濟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邇汝不可往耗儲偫山

川靈神歆穆祀孟徐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城垣墉睥睨高不可陵溝湟深浚栫以荆重門擊柝鐘鼓角斥堠謹肅列旗旌汝不可往構妖獰健兒披甲眼若星長戈勁箭穿爾形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而不苴禾麻豆麥梧梓檟菶菶蔚翳被窿黔歲時禋祀違方社汝不可往原隰赭朱衣赤郭騎駮馬執汝臠肉燔其躶嗟爾窮鬼兮無上天高明行健覆八埏轉旋日月照幽玄溫涼噓吹寒暑煎陶治萬物成歲年汝

不可往亂星躔黔嬴憑怒施椎鞭破骸碎骨喪爾元嗟
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
峙融結蓄洩百寶出洪纖蠢頑各奠位汝不可往坤軸
毻黄示土伯咸震恚艾殄爾種灰厥骴嗟爾窮鬼兮無
潛于山巖嶅石核立鍵闗丘林陵麓産植蕃閡隅風氣
限夷蠻領雲腹雨濡旱乾汝不可往鼓神姦涉聶泰逢
毛虎斑噬膺嚼肉流血殷嗟爾窮鬼兮無入于水大瀛
包納川瀆委疏煩洩穢通脉理魚鼉蟹鰕奏鮮旨蛟鼉

黿鼉藏譎詭汝不可往陵谷圮天吳九頭揷九尾磨牙吮血糜爛爾已大泊蕩蕩無涯垠青冥杳茫不見人曹漠漠混昏晨瀉之不虛壅之不堙不甘不苦淡以淳汝往居之寂無鄰乘騎光景入絪縕保全爾軀絶詬嗔汝不寤兮滅為塵急急如律令

言語對問

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煜然玉質而金

色置於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吴之略耶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

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醲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托於柑以諷耶

樵漁子對

樵漁之為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

賴是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嵩岱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膝者固將駕瑶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覩子之容坦坦施施神氣盈宇又偉且竒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纎芥之善畢舉寸尺之長不捐是故懐徳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髙雲傅巖無版築之老磻溪起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當豹變風雲接武龍夔施澤於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汚畀翳耆山

澤沒齒何為頳肩汗體跋履崖谷銛舡罩刺鑽膚如鏃
蹈蛇觸虎動貽荼毒清泠之川大魚不處鰌鱔瑣瑣雜
以蝦蛹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啟歌鐘聒天先生
之竈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長不蔽
足徒懷荃而佩茝長蕪沒于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
子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苕
之上飲石底之流泉食葭下之纖鱗蔚羅不能加弓弩
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逝汜濫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

飫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虞人罔而撤其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鷃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羡攀緣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剗蔄以射犀札植菰蔣于千仞之崖而冀其實也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勢趨權病於深谷之頳肩憂讒畏譏過於蛇虺之螫毒學古入官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茍虚名之日著亦奚救於寒飢若夫高屋大廈百鬼所瞰妖服賈禍先哲時鑒

是豈野人之所願欲哉來山林以食力釣清泠以自適日高而起日入而臥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駡俯石泉以瑩心搴芳蘭以為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予予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樵漁子云

答鄭子享問齒

單閼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肴餞豆揚卮載爵載呺齗齶輷輘有聲砉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爍晝昏顛倒室廬衆賓愕眙惜不知其由有神羅吞踴跳而前曰予神也實司子牙今子之居泐矣龜兆拆矣子無所宅矣吁子厄矣子且何以處我子未及應而鄭子代予為文浩浩湯湯噴雲披風予懲弗能答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誚之曰子為神乎含靈有牙將子是司子擇予居予弗予辭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瘖而築之庶其

不敎子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痻鍵腐樞推闔何為乎子名為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攘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子去矣子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老羅左執鞭右引韋索縛一小鬼其狀蝡蝡蛸蛸赤首虺身頭若杙傷曰是所謂蛲蚑者也實蝕子牙請戮之以釋我尤於是斧鑕既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蛲蚑人齒女居弗齒曷依齒固女活齒潰女絕曷其弗察列舄之家熊蹯豹胹梅酢姜辛青蚨味鹹桂蠹米蛆蜜唧蜂

蚳滲液腥涎蒼橘黄橙木瓜作酸鑽堅磷剛砭剥女膚
知女所在桃女剔女鈎女摘女蜀椒鶴蝨浸漬攻剌索
女于室縻潰女質拔其枵㲉投之瓦礫植以骴骨女悔
曷及今我之牙疏芳漱清吐辭蘭馨乾胏弗噬腊肉弗
嘗白鹽赤米虀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予依
予不女虞胡弗臧乃心以作慆淫用碣析女家以離予
之輔車今當艾爾元殘爾軀劓殄滅爾種爾罪有餘蟯
蚑聞言蒲服蝢伏脞首觸地仰而嘘天唫呷而言曰微

生罔知寄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絶于居停主人主人戮我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夫穆天子乎天子驂盜驪之駟服翠黄之乘造父為御西遊瑶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娭娭窮年歲而忘歸天下睢睢如鳥失棲造父大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鶬倉氏之庭矣是謂僨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為忠不知者以為不恭由

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與景赴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為冥靈蟪蛄吟秋以為神龜外殭中乾奄為枯檔而猶不覺為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度永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垂名至今今夫先生之心憒憒忳忳飄若浮烟言交於前躁吉罔甄氣憑於中蓬勃㟂天激物動懆以滑而魂者曰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恥之先生閉

門而坐册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千言而不章於人口傳之身後以覆醬瓿徒何為乎玄華銜容藻褬以夸丹元寘迷偷以為安羅公知之而不辰告徵生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鑽乃齒掘圻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嚌大肉截大胾芹藻對韭柔脆輭美餂之以舌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為哉吾今遂慕造父近效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

日乾乾乎彌厥愆乎以踵屬於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
先生多矣乃不蒙賞而以為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
斝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鐘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
霴靆而為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懌筋嬾肉緩體倦志頽
形神枯瘁精氣消鑠頽乎岸塌渮爾氷泐口不能言心
意迷惑眩眩泯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

賈生曰異哉乎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没
没淫淫倏浮忽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
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
靈之室乎龍門子怪而伺於其寢是夕也玄雲往來月
色黯黮凄風吹衣陰氣肅穆颯颯率率恍若有物入自
壁隙閃閃魘魘唏唏姎姎肸肸欻欻若滅而没如有形
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昊蒼賦形至
靈維人遊魂為變歸鬼伸神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
血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台而自至蹈
穢褻而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
屬女神曷寄寘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為來哉吁可畏乎
愴於人也於是其物蟯蟯而前踵踵而却睢盱舔談載
跙載踽咿唹嚄唶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於昧瞶之野
而長于鬱厄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飢無
以為食渴無以為漿風雨颯灑無以為居廬霜雪凌冽
無以為衣裳恒瞌瞌以儽儽忳惛惛其如傷或乃噫氣

成城噓戞為陣當之者蒙蒙中之者暈暈巫陽見而哀
之為我請於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審厥愆申命巫
陽賜我六窮之符使遊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
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為基運亨福宏女不可窺猗頓陶
朱大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
與女異志女不可投赳赳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
女必怒瘤瘤痁痁載柔載纖旖旎沾黏則不女嫌低首
下氣如膏如膩喑嗚涕泗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

迋既得女所順與之處我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為依歸久矣未能得也間嘗乘子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羣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嬉步履舒舒喜色著于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諦所尚之鑿枘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却立曳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謦欬委靡呻唏嘆緩懘帶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遲滞舉趾局促頹乎若將覆之墻瘨乎若不食之鵠面戚薰鏀膚凋槁木憂容不霽瘽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峯先

生也於是因彭蟜以見先生於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黯然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齊以投之岑峯先生汗然汗出蚰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之去體也

記

杭州富陽縣重修文廟學宮記

至正九年永嘉洪元誠典教富陽縣明年冬泰興丁君良卿受命来尹兹土廟謁之明日集諸儒于講堂命之曰學校以敷教化作興賢良必宏其規非欲以為夸也譬之於人必正其衣冠端其容貌不如是不足以攝惰慢敦鄙薄矣今者殿宇雖設棟楹欲傾櫩不蔽影户不留風雀鼠穿突絃歌無聲此士氣之所以不振而教鐸之所以不鳴也吾将為子新之何如衆喜曰諾而學田歲入鮮不足以具瓦木君遂及監縣各以其俸先之於

是邑士之好義者咸願致助明年六月百廢備舉廟有新室學有新舍教官有廳文昌有祠垣廊廡門靡不中度奕奕如也廼以狀達於劉基俾為之記夫教政之本也知本斯知政矣可無述乎按富陽為杭屬縣縣學剏始于唐歷宋三百有餘年興廢莫能悉國家混一海宇二十有八年而學圮縣尹李君質作而新之歷十有九年復圮而夏君賜繼作之又十有六年而圮至於今歷年十有二其間凡五修卒大壞不可支君既新其廬遂

返故豪民所奪江陰里田一百有六畝及望仙里田八十畝又益以新漲田百畝有奇由是歲有恒產而學事可無墮矣惟國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故京有胄監郡縣皆有學至於海隅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尊孔子之道皇皇焯焯照映天地亘古所未有也慎擇守令非名實素加才德兼美者不與在列學校興替居考績之一為守令者可不夙夜欽承之哉夫為其事者必有其功革其外者必實其中是故籩豆既具禮以將之鐘鼓

既備律以諧之必有事焉非徒設也詩曰豈弟君子令德來教言必有其實也是以率之以身教之道也人之責也典教者之所職也今之食其食而能盡其職者天下幾人哉吾聞富春之山嚴子所耕其高風勁節播為元氣東都節義之士莫非其餘波也必有能繼之者抑豈隱而未光耶振而出之其在諸君子矣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使教化之行由一邑而達于逺上以副朝廷之委任而下以發高賢之潛德不亦偉哉

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國家撫有四海輿圖廣斥民物蕃庶猶慮政教有所未被乃大選守令舉重臣之有才德聞望者居其職以杭為東南大郡故以中憲大夫福建憲副寳珂公為其總管公受命來杭未及朞月威惠大行百廢咸舉吏民順令如臂使指遂作新三皇孔子廟以尊聖道明教化既底厥成乃集僚佐吏而謂之曰大江之南郡莫大於杭行省所在他郡於是乎取則而郡治仍宋故物以至于

今榱桷朽腐瓦木將壓今因陋就簡以至頽仆而後役民為之工用必倍是養患以貽民戚也吾欲理而新之若何衆皆應曰諾惟公命於是出俸錢之餘以先之僚佐以下皆致俸焉乃命知事丁鉞董其役曰堅者仍之蠹者易之傾者植之頽者直之缺者完之隘者寛之卑者塏之實其基址鮮其塗墍華勿過侈儉勿致陋工用之需一自有司無以煩於民工興民亦相謂曰我公以德懐我滋我息我恐勞我力趨事赴功我之職也我乃

弗為而以憂我公他邦之人其謂我何皆踴躍請自効不數月而工畢其視事之堂即其舊名曰宣化其偃息之樓名之曰明新宣化者宣明天子之化布政之謂也明新者明德以新其民脩教之謂也政教並舉治民之道備矣明年公以除去而府判劉克忠以其事言于基請記焉夫頌前人之美將以為後人之式非徒作也公之政不赫赫而使人有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来者尚踵其發而思其意出則思善其政入則思善其教

使斯民觀感而化以不負斯堂而無忝乎名樓之義則公之心益遠而無遺矣公字惟賢高昌人至正壬辰春正月日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人不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以

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於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甘人心而蠱予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為損也不少夫何為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豐山之鐘得霜而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烜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闔閭起而子胥孫武至魏文侯為君而卜子夏田

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尚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為未足則必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顔淵者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我則以之修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慝有成湯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我則以之處己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下未嘗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嘗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況於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勗哉以時無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友梅軒記

星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焉可也梅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為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乎取之斯人也不既怪矣乎劉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周乎人而隱

彼固自絶於世之人而卉木之為徒也彼固以斯世為不足乎己而隠以為髙彼固謂人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者希矣刺于谷風嗟于桑柔臏于涓賣于寄累于灌夫蠅營狗茍于拜塵之人友之而不為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彼將何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歳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汚人而象之亦可以為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

至氣類以感之直諒多聞之友不遠千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怪矣隱者聞之曰予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昶其名記之者栝蒼劉基也

海寧應氏墓菴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予既銘應君和卿之墓矣其子元亨又以貫希賢之書來請曰元亨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公卿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即安于土中謹築于其傍為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為

畝十有九懼來者之弗獲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
予願卒記之惟古建國民以族塟其域中之室墓大夫
守之自周為秦法廢久矣室其墓而置守焉孝子之良
心也斯可以記遂為之詞曰維海寧以州隷杭面山負
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曰皇岡應氏
居之世載德以昌弗競弗求惟田惟桑教子弟以書炳
炳琅琅肅肅蹌蹌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常
乃耇乃康戴𡚁履黄七十有八年皡皡洋洋遊嵩天而

泳陶唐有子克承既妥厥靈以固乃蒇繼斯述斯有躋

勿顛以恭以揚其墓伊何樹之以揚其室伊何玄楹堊

墻彖設有嚴訶禁不祥伐石鐫辭以識歲年子子孫孫

以永不忘

杭州實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故宋嘉

定中有姓陳氏名逈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

遂捨身為浮屠名其廬曰福嚴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

皓江南既平之明年始賜院額既而迴與春俱卒卒後皓為僧司都綱領教門事乃以其衣食之餘貿民田廣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額為福嚴寺命其徒以甲乙相授受泰定乙丑皓始建佛閣閣成而皓卒皓有弟子三人曰崇實崇志崇行實繼皓卒崇志始刻優曇花於閣志卒崇行始新僧堂後至元庚辰乃建大雄寶殿壬午構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廡鐘樓軒廳丈室塔院期堂以及庖湢圊溷無不備具於是舡

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繚繞紆鬱丹堊金碧日閃月映朗朗如也奕奕如也蓋自迥師至行積勤纍勞五六傳而始就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識予者以請予時卧病江滸介以遠弗達而倩于人為文假予名歸于師師覽其言詞太鄙陋弗稱心甚不懌而不知其果為予作與否業已請不欲易也將勒石命諸乗書之乗嘗從予校文棘闈中頗知予力辨其妄乃與師偕

詣予求真文予時已具舟將歸倉卒不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予以事至杭師聞即来猶礲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足為世重輕至有偽為之者而師之求必於予曠歲月以俟之愈久而志愈固使余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浮屠氏之學予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師號實菴皓師號東巖記之者括蒼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奐也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廉臣馬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隱之卒以廉終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亦必曰吳刺史焉有元憲副吳君為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副之廉卒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予言予舊見昔人論刺史飲泉事或病其

為矯心甚不以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説正人心揚公論皆當見而為之又何可病而譏之哉人命之脩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貪與廉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飲之者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之死非我能奪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彊飲焉是矯也是無益而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禮以立之驅之以刀劍而不為不義屈臨之以

湯火而不為不義動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之好利與好名皆蠱於物者也有一焉則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決非矯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篤也故飲之以示人使人知貪廉之由乎內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內貪濁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真足以啟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齊下矣番禺在嶺嶠外去天子最遠故吏於其地者得以逞其貪貪貪

相承習為故實民無所歸咎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恵而泉亦得以雪其寃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其賜嗚呼偉哉以時尚氣節敢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讐故凡有禄位者多不與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為記

遊雲門記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

於山則深沉杳絶使人憯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層巒複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曩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来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皆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

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至於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峰奎上人往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為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黄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

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卞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宫黝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遊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為賀監宅宅為今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為夏后陵陵旁為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風徑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為陽明洞天其中有峯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峯其東為石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泝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瘞也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峯入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為赤堇之山其東

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雲峯之
下曰平水市即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
游羣小水至此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
物之産於山者皆於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為甚
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為機上人祖故上人邀宿
其所菴側有小軒俯耶溪而上自秦望之陽分趨雲門
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剌浮若耶東下者
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而不黷

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久覺清
爽機上人因請名其軒莫能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
乃議其名曰溪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予為
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又至思遂過至于今今予来時
機上人為育王書記適自四明歸復送予至菴所時雨
新霽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招飲大醉明日
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卧溪麓軒中明日機上人
辭還育王子獨至靈峰尋奎上人時至正十五年六月

二十二日也機上人即開元寺僧圓中也

活水源記

靈峰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峰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櫧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峰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為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

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為四小池東至山麓瀦為大地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時深不踰尺而澄澈可鑑俯視則崖上松竹草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来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蠏大如錢有小鯖魚色正黒居石空中有水鼠常来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鸜鵒黒色而赤觜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脊令恒從竹中下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来時方甚寒諸水族皆

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羣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者也

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峰徇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界

為普濟寺外視甚峻絶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柏幽茂徑路窈窅似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㣲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普䜿之者雲峰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人出茶爪酒食延客開户左右眺則陶山剌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

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為詩詩成又求叙清遠之義予笑曰樓之名予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為清孰為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躍然曰命之矣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来告曰浮休

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子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剌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為池雖大旱不乾謂之

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木末鶱臯諸峯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為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絶磵少憩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憩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葢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名允若字季衡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號之曰若耶谿因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羸初入谿口有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桂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沂谿入谿色湛碧雨岍皆秔稻風過之其香菲菲然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為九毬深居在三獅子中其

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潭中云有白龜有龍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輙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亦曰鹿頭相傳葛稚川既化為仙有木几亦化為鹿在此山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曰木禾木禾視羣山為最高其前山曰鶖鼻之峰其高與木禾等峰頂大石突起望之如鶖鼻大海在鶖鼻東北其上云有秦時碑今亡之矣鶖鼻北下小山曰望秦秦望在望秦北又北曰天柱曰玉笥又東北為陽明之山是為禹穴其下維湖子既至深居與

浮休公語極相得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暑不汗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雞峰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来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峰獨高于羣峰而松又在峰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褷蜿蜒轇轕徘徊影落簷

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為之明有聲如吹塤篪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為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橫碧樓記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自有天地以迄于今地不改作也或久晦而始彰其有數乎抑亦繫於人也故蘭亭顯于晉盤谷顯於唐乃與右軍之記昌黎之序相為不朽物之遇也果有待於人哉會稽山陰之柯橋即古之柯亭也有寺曰靈秘有上人曰守基愛其山水之佳無讓於人所稱者而惜其不能與東山雲門並揚于時也乃相其南偏作樓焉出羣室之上憑之而覯山之峙者蒼然俯之而矚水之流者淵然或挺而隆或靡而馳如

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雲如藍如苔如帶如屏遠近高低縈紆蔽虧舉不逃於一覽於是其地遂為甲觀恨未有高世之人為發之也至正甲午用章師自浙西来過而竒之以其兼山水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為色故命其名曰横碧而俾予為之記師今世之高人也予於是乎喜斯樓之遇自此始也予又聞柯亭有美竹可為笛風清月明登樓一吹可以来鳯凰驚蟄龍真竒事也上人能之乎吾將往觀焉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敎人倫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曰友陶君忱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葢以脩身齊家為治國平天下之大本也故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之首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為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

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于外力勤苦織績以為食晨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産業不使君與聞父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已養以其資為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門庭之内穆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為貧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来從者甚衆故得

以其東脩之入佐父治喪葬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奪于勢家者咸贖而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凱為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己子故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為詩以歌詠之於是括蒼劉基既敘其事復為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既衰彛倫攸斁於是有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誶語如賈子之云者

況敢望其能奉不愛己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施及於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于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大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繩焉而不絶能

無咎乎善之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為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為記

白雲山舍記

物之出于山惟雲為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浩然盈天下士之達而用于世者類之斂其色密其跡忽然而生泯然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類之是故悠然而風行藹然而晦冥砉然而震霆蛟龍乘焉鬼神憑焉人皆駭之洩洩濇濇清涼炎熱容容汁汁沛

為膏澤人皆仰之神矣哉人莫得而窺也或冒于石或棲于木或起或伏揚㩧擢葉靡漫巖谷或隆或窪或舒或葩布濩交加旖旎紛拏拂水浮沙上騰為㲉燿乎成光蔚乎為章合散五色變化無極而士之文者類之夫既類於人矣則人之好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台之五峰命其室曰白雲僧舍求予記夫天台南紀之名山也山以出雲為神靈南紀之山以神靈稱者莫天台若也雲之所發所聚千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青黄赤

黑而獨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濵洋洋漠漠惟意之適雲之處而未出者也上人方外之士無後世之志則惟澹而不華素而不雜者可以適吾情也今夫雲人莫不見而鮮能知之惟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黙契者斯知之矣故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人其知雲哉不可以不記也於是乎記

怡怡山堂記

怡怡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蕭山家世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乃以其二親之命預卜塋地于北幹山之陽去郭四五里室其旁以為遊息之地所謂怡怡山堂是也其為堂也背負崇岡左廻右環衆木扶踈脩篁來風前迤平疇夏麥秋禾芃芃離離遥望越山矯若游龍帶以長渠舟楫通馬滙以清池石泉洩焉聽之泠泠如筑如琴赤鱗之魚汎濫藻荇悠之沉沉泳之熙熙景與心融

莫知其疲於是天清日明二老乃泛輕舟乘板輿從以諸孫斑裳綵衣徜徉乎其中不知其忘昏晨而樂以終永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人徒見伯大之以是奉其親而親誠悅之謂悅親之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大之兄弟交愛篤于心無間于家人之言以能稱父母之所願欲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此哉伯大之子元與予善邀予游而請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怡山堂名之孔子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

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舉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宜兄宜弟事親之本也請以是而揭諸堂以示任氏之子孫俾知其祖父家法之所自而則之效之以世其德於無窮庶其不為無益而有助矣

棣萼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其棣萼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僑為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子

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萼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爲我記之按棣萼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於世之爲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爲忿爭簞食豆羮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鬭鬩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爲豺

狠而人道絶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於上而子孫法於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啟其心迪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於古人矣吾子勗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啟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瓦石為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藴藻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旋而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悦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

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憧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

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執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洿澤之間數罟不禁繒罔如雲鮫人蛋夫鼓檝生風獱獺鶖鶬鶩鷺成羣利觜長骹沒淵泉撇波濤無隱弗屆鯤鮞登于庖厨鯫鱻殈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若處此之為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為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蚉蝱蚑蠍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為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盖將以朝夕觀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為人子而志於孝夫奚為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於聖人而揚於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為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欣其欣至於違其情而不

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釀巨口細鱗之魚秋菘春韭之菜芳菰精稻晨鳧露雞之臛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為室也東望三泖九峰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鶴宵警松篁衆本花鳥靡曼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綵衣戲於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頫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

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痒疾疢如己受之否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為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為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慎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脩慝辯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汚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隣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

唐君勉之閔子曽子亦人也

裕軒記

會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予既為銘之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寛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盈丈高不踰仞庭不容拱把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櫛櫛峉峉藩籬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葢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裕我也王子知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

斯所以為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為多西蜀銅山不為饒陶朱倚頓之積不為豐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為尊大車駟馬不為榮萬鍾五鼎不為屬厭我欲娛樂也食前方丈不為奢歌舞靡曼不為淫弋獵馳騁不為荒珍禽奇獸充斥亭館不為侈麗則必竭力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履汗漫之野登穹窿之丘將無所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而飽酒一升而

醉無求多於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絺而涼冬一裘而温無求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書適吾情則游足則息倦則臥無求多於盤樂玩好而吾之心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不眈佳冶之容口不談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尚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容身之外非吾庸一室之卑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僮僕之愚子弟之癡任使令之外非吾誅然則何往而不裕哉故軒之不裕而得裕名焉以

王子為之主也甲午之歲予辟地於越主王氏知王子之為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為之記

尚節亭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諼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汚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欹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脩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黄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

以為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於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

棄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為美植反之則為樠為液為瘿腫為樛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為暢茂條達而為㵎液瘿腫樛屈矣不亦逺哉傳曰事前定則不困平居

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苟然哉

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

人有守正議而不阿蒙排斥而不撓知為國而不顧其身者真可謂大丈夫哉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水可遏也而吾之氣不可沮蓋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定非若庸人匹夫偶有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謂不餒若前兩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

瓚字子璋其先彰德人唐開元賢相廣平公之後也家世業醫為金國御診號曰金紫醫官金亡竄處南陽有諱全者贅壻于葉縣楊氏遂改籍裕州公之祖也生子曰欽字敬之讀書遊京師受知于中書左丞崔公崔公舉以為南陽府營田司提控按牘未幾崔公遷江淮行省左丞道過南陽君往見焉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構崔公陰事遂誣崔公過南陽時取君金逮捕君送刑部榜掠殆死君終不屈乃以他事致崔公罪於是湖廣行

省阿爾哈雅平章高君節義辟為掾從鎮南王伐交趾君還自交趾又以事忤用事者遂遣君之廣西造海船石康還至靜江中瘴毒疾作卒于驛舍後以子恩追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兼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子即運使公也公少失父母稍長能讀書以儒生舉為吏轉湖北道肅政廉訪司遷江南行御史臺察院陞內臺察院書吏考滿授將仕郎池州路總管府知事未任改授宣政院斷事官知事甫三日御史臺辟為掾轉中書省掾考

滿授從事郎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至治中民有吳機孫者以賄交權貴謂故宋高宗吳皇后為其族祖姑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于朝執政者為奏官幣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而實分取之以所獻田付普慶僧寺命宣政院官奉旨馳驛至浙西疆其田則皆編户恒産連數十萬户户有田皆當奪入官浙西大駭而使者甚威猛上下畏讋奉命莫敢忤公奮白廉使多爾濟班公收所獻田民按問得實狀追所誑取官幣一萬錠

付庫同僚皆愕不敢署公力贊廉使獨署名以達于御史臺官以聞而使者亦言公沮旨執政大怒奏收公按問内外驚駭公恬不為意會内御史臺奏緩其事改調公江浙行省都事後朝廷亦知其誣獻田者皆抵罪十有二月除兵部員外郎至京師未上除右司都事至治四年從幸上都六月湖廣行省平章呼喇台咨言廣西岑世雄及黄聖許之子謀叛據城邑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請調兵四萬討之時中書參政馬來呼喇

台之姪也與參議王某同主允其請集議于中書政事堂右丞相拜珠公曰是事屬右司宋都事首署案牘其先言公即前曰某嘗為書吏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建衙武昌廣西為湖廣屬地故得悉知廣西事今忝與計事列固當為竭愚言矧丞相有命某敢不言廣西蠻夷之地自古王化所不及其地多蠱毒瘴癘不可觸其俗尚狠鬭動輙相讎殺不可以禮義訓至元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巴圖往征之則散入山谷敗而復集

迄無成功故因其還遷業授以名爵岑世雄土軍萬户黄聖許禄州知州亦聊以羈縻之耳盖得其地無所益得其人無所用故也然自是邉鄙頼以無事大徳中廣西帥臣建言置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萬隷院官進討時廣西廉訪僉事鄂通呼都克妻上言請以家屬保其不叛朝廷從之即命鄂通呼都克妻行招諭事至今又二十餘年不聞有變也今曰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今已六月而邉報不至非虛言孚徽功

生事非國家之利也王某等猶爭之公曰昔旺札勒達爾罕丞相皆賢宰輔於廣西未嘗主征討之議豈務為姑息哉防黷武也劉二巴圖先朝名將進討無功無地利也今之為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糧運之費不下數十百萬騷動三省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禍結塗炭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復以鄂通呼都克婁為同知副都元帥宣慰廣西廣西果不反七月改左司都事八月英宗皇帝崩晉王即位除

監察御史未幾除左司員外郎出為江浙行省郎中又
入為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轉禮部侍郎天歷二年以
母老辭歸杭州覲省除儲政院同僉不赴遂改除杭州
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托歡以罪廢延祐
末皇太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為省掾白參
議閲舊案寢不除托歡由是大恨公為御史時又嘗劾
奏前太師右丞相特們德爾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特克
實殺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黜免者甚衆咸相與構

害公會托歡復為南臺大夫其黨華善為廉訪使將之官囑之曰宋總管吾讎也必為我報之華善許諾至則名吏卒悉諭之意先是杭州養濟院凡十有六所孤老為數萬五千有奇其實不滿六千人餘皆假名姓冒請人甲首而府縣及大府官吏卒咸有恒餽遺以故互為容匿不舉歲冒破米二萬五十石鈔二萬餘錠公至擿取冒籍者悉削去之由是上下多怨慍有富民沈氏兄與弟爭財母右其弟公曰兄不憐弟幼而爭財是不友

也且有母在皆子也母所右官亦右之遂直其弟至是華善令人脅其弟使誣公贓弗肯命羣卒拘繫之搒箠鍛鍊俾為之詞詞成名公以屬吏公被名不平即悶絶吏懼獄不就罪且及己乃妄為公誣服詞取公座署以為式代公署華善大喜竟繫公獄會母夫人以憂恚卒公乃以例出持服久之御史為辨其冤除紹興路總管未及考除山東都轉運鹽使名為刑部尚書先是汴梁盜殺省臣矯制除官發府兵多所詿誤盜敗有詔止坐

首惡脅從勿論至是復議治連三百餘人族斬刑竄有
差公不從曰已有詔而違之不可丞相高昌王以罪死
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送刑部議公不肯曰獄情未具
於是復大忤用事者意改除大路都總管臺官希意以
大興縣尹盜鹽草事連公劾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彥章
等辨其誣除兩淮都轉運鹽使時海上寇起江淮間游
民羣聚販鹽因而刼商旅為盜公至督有司掩捕獲其
渠魁鞠問盡得其黨與會有為風憲官者被劾居無錫

與其徒相交結甚厚及是起為淮東廉訪副使至即為
番案悉出其因按鹽司枉勘名吏抵罪公遂以老疾謝
事居紹興時年七十矣公為浙西經歷時嘗出遇卒牽
一囚見公至伏地呼枉公駐馬問囚囚曰我湖州農民
姓名為楊信方家居力農忽有卒云自浙東來以强賊
見捕遂受執不知其由公呼卒出所持牒察之疑有詐
名有司付之訊果得詐狀案上公曰此必有故命再讞
乃得豪僧沈明仁與楊信爭田故構詐擒信轉致死地

使死狀流其僧於海南公為紹興有惠愛於民嘉禾生於郡郡人歌之故以老處紹興而民愛敬之如慈父母馬基年少時聞長老論説郡守政績必以宋總管為首稱及來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録以為後進式往年陳萬戶遂塩賊被殺海上其賊即公所督捕而淮東廉訪司所反案出者今皆為大盜在江陰莫能制云

誠意伯文集卷八